

論應酬詩在古籍整理的價值 —以唐大曆詩人作品為例

謝海平*

摘 要

應酬詩是指詩人與他人交往時因人際互動需要而寫作的詩篇，包括送別、迎接、酬答、贈送、唱和及宴席上的吟詠之作。本文的寫作目的，不在探討應酬詩的文學之美及價值，而是透過應酬詩將「人、事、時、地」說清楚的特質，觀察它在古籍整理上的價值。

本文運用唐代大曆詩人的應酬詩，分別從「考察作家身世」、「考察作家交遊」及「補充史籍闕漏」三方面，考證出郎士元的生平、重塑盧綸摯友的名單及補充唐大曆三年歷史失載有關赴新羅冊封使的細節。由此可見，應酬詩除了可作文學欣賞的文本之外，也是整理古籍時可賴以考證的有力線索。

關鍵詞：應酬詩、大曆詩人、古籍整理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壹、前言

本文所謂的應酬詩，是指詩人與他人交往時因人際互動需要而寫作的詩篇，包括送別、迎接、酬答、贈送、唱和及宴席上的吟詠之作，但寄、弔、輓、應制之詩，則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一般而言，在文學的範疇中，不管是從創作的觀點抑或研究的觀點切入，對應酬詩的評價都不高，總認為應酬詩是「為文造情」，缺乏作者應該投入的真誠情意，甚至有些批評家會對應酬作品產量較豐的詩人，投以鄙夷的目光，如明代胡震亨就對唐代擅長應酬詩的「大曆十才子」作出以下的評論：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

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為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

朝〔廷〕遣御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剛倅，不屑隨

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¹

這段話中的「司空」是指司空曙；「郭氏貴主」是指郭子儀之媳、郭曖之妻昇平公主。依胡氏之意，似乎詩人都應該「自遠權勢」，否則便有失清高。其道德要求是否過於嚴苛，姑置不論；但用「遠權勢」來規範中唐時期這群「聯藻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的詩人，²似乎是強人所難，而且是與時代風氣不合的。

再進一步言，十才子就是因為出入「權勢」之門，所以留下了不少應酬之作，而這些詩篇，其實仍有許多可讀可賞者，清代沈德潛就說：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為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

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

¹ 見胡震亨：《唐音癸籤》，台北：世界書局，1977，卷二十五，〈談叢〉一。

² 辛文房：《唐才子傳》（台北：世界書局，1977）卷四〈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漳、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聯藻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時號『大曆十才子』。唐之文體，至此一變矣。」（下略）

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³

沈氏所說的錢、郎，就是有名於大曆年間的詩人錢起與郎士元。可見要成爲有水準的應酬詩，條件之一是作者融入了真性情，另一個條件是把人、事、時、地說清楚。換言之，爲當時所重的大曆詩人的應酬詩，其實是頗有可取的。

本文的提出，不在探討應酬詩的文學之美及價值，而是透過應酬詩將「人、事、時、地說清楚」的特質，觀察它在古籍整理上的貢獻。

貳、應酬詩在古籍整理上的價值

古籍整理所要解決的問題，要不外文獻作者的問題，如身世、交遊、思想等；文獻本身的問題，如內容的歧異、真偽等；文獻流傳的問題，如版本、藏慘等；歷史事實的問題，如事件真相、描述詳簡等。而應酬詩往往能提供若干資料，使各種樣貌，趨於明白。茲將其對考察作者身世、考察作者交遊及補充史籍闕漏三方面各舉一例，以說明其功用。

一、可藉以考察作者的身世

前文所舉大曆（766—779）年間有名詩人郎士元的生平，文獻上的記載極爲簡略，見於唐人載籍的，祇有姚合《極玄集》裡的寥寥數語：

字君胄。天寶十五（756）年進士。與錢起齊名。歷拾遺，終郢州刺

史。⁴

這是《極玄集》的行文體例，所以不必因此而爲郎士元叫屈。但到五代、北宋人編兩《唐書》時，都未爲士元立傳，祇有《新唐書·藝文志》在著錄「郎士元詩一卷」之後，用短短的二十九個字寫下他的生平：

字君胄，中山人。寶應元年（762）選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

³ 見沈德潛：《說詩晬語》，台北：中華書局，1966，卷下。

⁴ 姚合：《極玄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新編》本，1996。

歷拾遺、郢州刺史。⁵

宋以後有關士元生平的敘述，比這二十九字，再也詳細不了多少。⁶幸而《全唐詩》中收錄了士元本人及其他詩人與士元的應酬詩，⁷因而使郎士元的身世，稍白於今日。

按《全唐詩》卷二四八〈郎士元集〉一卷，共收詩七十三首，其中並見於他人集中者十一首，換言之，可確認為士元所作者，共六十二首；與士元同時的詩人，如錢起、劉長卿、韓翃、戴叔倫、李端、盧綸等人的詩集中，均收有與士元的應酬詩，其中錢起一人，即多達七首。透過這些詩，可重塑出土元的生平如下：

郎士元祖籍中山（今河北省正定縣一帶），其先世已徙居江南道潤州（今江蘇鎮江、南京一帶）。天寶（742—756）中葉，已在長安活動，與張諲、錢起等人往來。天寶十五年（756）登進士第，並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尋遇安史之亂，乃棄官歸隱避難，至寶應元年（唐代宗年號，762），經中書考試，補渭南尉，廣德二年（764）初，罷渭南尉，惟仍居該地別業。永泰（765）大曆之際，被任命為拾遺，其後轉任補闕。大曆（766—779）中，遷員外郎。至大曆十四年（779）十二月，出為郢州刺史，大約建中四年（783）至貞元元年（785）間均在任，其後方回到潤州，終老於故鄉。

⁵ 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卷六十，〈藝文志〉四。

⁶ 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台北：廣文書局，1978）卷四〈郎士元詩〉條、計有功《唐詩紀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四十三〈郎士元〉條、辛文房《唐才子傳》（台北：世界書局，1977）卷三〈郎士元傳〉等，所記均大同小異，關於生平的資料，均增加有限。

⁷ 清聖祖瀛編：《全唐詩》，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下文所引諸詩人的詩，均出於此本，不再注出。

以上士元簡歷，係撮抄自拙作〈郎士元里籍及仕履考〉而來，⁸雖為簡歷，已較前人所述為詳，而該文進行考證時所最依賴的，還是應酬詩。如關於士元在大曆末年出任郢州刺史部分，是這樣推出來的：

1. 在編成於大曆十四年（779）五月至八月間的《中興間氣集》中，稱郎士元為「員外」，⁹可見士元當時仍任員外之職。

2. 《全唐詩》卷二四三載韓翃〈褚主簿宅會畢庶子、錢員外、郎使君〉詩，為宴會上的應酬之作，詩云：「開甕臘酒熟，主人心賞同。斜陽疎竹上，殘雪亂天中。更喜宣成印，朝廷與謝公。」詩題中的錢員外是錢起，郎使君自然就是士元，因為唐人習慣稱刺史為使君。透過詩文前四句中的「臘酒」、「殘雪」，可知此詩作於十二月；而末兩句韓翃用了謝朓的典故，當然是因為「郎使君」將要榮升郢州刺史；其中用了個「喜」字，正點出這是新授之職。寫詩時錢起還被稱為「員外」，可見他尚帶員外之職，但錢起在建中元年（唐德宗年號，780）秋天或稍前已遷考功郎中，¹⁰之後即不得再稱之為員外，因而斷定此詩應該作於大曆十四年（779）五月以後、建中元年（780）秋天以前的那一個冬天的十二月，也就是大曆十四年（779）的十二月。

⁸ 該文原刊於《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五十六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87）後收入拙著《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中。（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

⁹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新編》本）卷下〈郎士元〉條云：「員外河嶽英奇，人倫秀異，自家邢國，遂擁大名。」

¹⁰ 見拙著〈錢起事蹟及其詩繫年考述〉，收入《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頁148—149。

3.但奉命之後，郎士元卻在長安逗留至次年，也就是建中元年（780）的春天，才啟程履新。因為另外有兩首應酬詩透露了這個消息。其一是盧綸所作的〈送郎士元使君赴郢州〉，見《全唐詩》卷二八〇，詩云：「賜衣兼授節，行日郢中聞。花發登山廟，天晴閱水軍。漁商三楚接，郡邑九江分。高興應難遂，元戎有大勳。」詩中開頭就點出士元赴郢州是新官上任；而第三句的「花發」，正指出其出行之日是春天。此次餞送之會，韓翃也有詩作，題為〈送郢州郎使君〉，見《全唐詩》卷二四四，詩云：「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韓翃刻意在詩中使用「春江」、「暮雪」、「翠竹」、「紅鮮」，也正明確指出，士元赴郢州的季節是春天。除盧、韓之外，司空曙亦有〈送郎使君赴郢州〉詩，見《全唐詩》卷二九二，因其內容與主題參證無關，就不再贅引。

從以上敘述可知，郎士元接受郢州刺史的任命是在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但至次年春天，才啟程履新。而應酬詩在考證作者生平時，所產生的重要作用，亦由此例可以得知。

二、可藉以考察作者的交遊

古語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為學、為文者，必廣交同好，以收切磋琢磨的效果。這類交遊，一般作者甚少作系統性的紀錄，間或有之，亦散見於論理談情的文章，來往書信，抑或墓志、祭文之中，但是擅長寫詩的作者，

其應酬詩卻往往提供豐富的考據資料。比如大曆詩人盧綸就有這麼一首詩，詩題是：

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漳、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沈下泉。暢博士當感懷前蹤，有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侍御審、侯倉曹釗。¹¹

這首應酬詩的內容沒有甚麼特別，姑且從略；但其題目卻將盧綸的交遊情況，透露最少兩點重大訊息：

1. 盧綸與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李端、暢當、夏侯審、侯釗等大曆年間有名詩人，都頗有交情；與吉中孚等六人的交往，甚至長達將近三十年。
2. 盧綸寫這首詩的時候，吉、苗、崔、耿、李、及司空等人，均已逝世。而活著的人中，暢當可能任國子博士，夏侯審可能任侍御史，侯釗可能任倉曹參軍之職。

盧綸詩中，尚有一首提及這些朋友的，詩題是：

得耿漳司法書，因敘長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員外發、秘書省李校書端相次傾逝，潞府崔功曹峒、長林司空丞曙俱謫遠方，余以搖落之時，

¹¹見《全唐詩》卷二七七。

對書增歎，因呈河中鄭倉曹、暢參軍昆季。¹²

這首詩雖不屬本文定義的應酬詩，但足以證明前引綸詩所述交遊的可靠，因之並可為綸的好友名單，加上鄭損、暢當之弟暢諸兩人。而就盧綸的其他詩看來，他與這些人的交情，也的確是十分深厚的。今《全唐詩》收有綸詩五卷，這些詩的題目中，提及暢當的十三首，提及司空曙的十一首，提及耿漳的十首，提及苗發的七首，提及李端與崔峒的各六首，提及吉中孚、李益與侯釗的各五首，提及夏侯審的四首，提及錢起的三首，提及皇甫曾、郎士元及鄭損的各二首，¹³可見盧綸交遊的廣闊，及這些詩人在他心中的地位。難怪宋代的葛立方特別拈出這些詩人往來寄贈之作，來證明他們感情深厚，有如兄弟了：

(前略)〔唐〕憲宗尤愛〔盧〕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

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

詩也。「引水忽驚冰滿礪，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李端之詩也。

「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曙、漳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

「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漳寄曙云：「老醫送舊疾，朽藥誤

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淵。」錢起答苗發龍

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

夢盡落花間。」詩人更倡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

契分彌篤爾。¹⁴

¹²同注 10。

¹³分見《全唐詩》卷二七六至二八〇。

¹⁴見葛立方：《韻語陽秋》，台北：藝文印書館《歷代詩話》本，1974，卷四。

葛立方依據盧綸等人「更倡迭和」的應酬詩，說明部分大曆詩人的交流密切；而元代辛文房在編撰《唐才子傳》時，乾脆就把這種交流，說成是「大曆十才子」之所以結合成一集團的契機；¹⁵到了明代的胡應麟，更把這種契機，說成是所有文學集團或一時並稱者形成的定則，似乎可擴充為放諸四海皆準的鐵律了。胡氏說：

余嘗歷考古今一時並稱者，多以游從習熟，倡和頻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標目。中間或品格差肩，以蹤迹離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絕，以聲氣合而不得離，難概論也。¹⁶

這樣的結論，是否就是大曆年間文壇認定誰適合當「才子」，或誰最有資格被畫在那幅「才子圖」中的標準，¹⁷姑置勿論；不過，從唐到明，企圖推測那標準的人，似乎都未曾把他們的視線移離這批詩人的應酬之作，卻是事實。換言之，應酬詩對考察作者的交遊，的確是必須掌握的資料。

三、可藉以補充史籍的闕漏

唐代宗即位不久，新羅王卒，代宗遣使往弔，並冊授其子為王。《新唐書》載其事云：

大曆初，〔新羅王〕憲英死，子乾運立，甫卅，遣金隱居入朝待命。

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弔，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為副，冊授之，并母金

為太妃。¹⁸

不過，《新唐書》這條史料，在時間上並沒有說清楚。據韓國史書《三國史記》所載，新羅景德王憲英卒於唐永泰元年（765），其子惠恭王乾運繼立，即位四年，

¹⁵同注 2。

¹⁶見胡應麟：《詩藪》，台北：廣文書局《古今詩話》本，外編三，1973。

¹⁷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7）卷一六八〈錢徽傳〉稱錢起「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

¹⁸見歐陽修：《新唐書·新羅傳》，台北：鼎文書局，1977，卷二二〇。

春，唐代宗方遣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歸崇敬持節賚冊書，封之為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¹⁹按惠恭王四年即唐大曆三年（768）。復按《唐會要》記此事云：

大曆二年（767），憲英卒，冊立其子乾運為王；三年（768）二月，命

倉部郎中歸崇敬兼御史中丞，持節冊命；又冊乾運母為太妃。²⁰

《資治通鑑》則將此事繫於大曆二年（767）十二月。²¹但據《全唐文》卷四一五常袞〈冊新羅王金乾運文〉，冊命使於「大曆三年（768）、歲次戊申，正月朔二十八日」已完成任命。²²

綜合以上史料，可知唐代宗冊封新羅王乾運的經過，大約是這樣的：代宗永泰元年（765），新羅景德王憲英卒，可能因交通阻隔，其死訊至大曆二年（767）年底方傳報唐朝，代宗於大曆三年（768）元月二十八日下詔，命歸崇敬為持節冊命使，而以陸珽、顧愔為副使。

習慣上，奉詔之後，冊命使便應盡速起程，完成使命。歸崇敬等接獲元月底頒布的詔令，最遲二月上旬便應上路，順利的話，當年年杪就可回到長安。但事實似乎有點出入。

因為在新、舊《唐書》中，都為此行出了意外，記了一筆。《舊唐書》說：

大曆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魚袋，充

弔祭、冊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眾咸驚駭。舟

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

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為害。²³

這段文字對歸崇敬的義氣凜然，不懼生死，描述得很好；但船在那裡壞漏？是否直達新羅？「竟免為害」之後是否繼續行程？還是回航修船？等等疑竇，都未清楚交待。幸好時人為這次出使留下了若干應酬詩，這些問題才得以略窺端倪。

這次的冊命使，可能是安史之亂以後派往新羅最大的使節團，為力圖振作的

¹⁹ 見金富軾：《三國史記》，漢城：先進文化社，1969，卷九，〈新羅本紀〉。

²⁰ 見王溥《唐會要》，台北：世界書局，1982，卷九十五，〈新羅〉條。

²¹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1982，卷九十五，〈新羅〉條。

²² 清聖祖勅編：《全唐文》，台南：經緯書局，1965。

唐朝，注入了新的刺激與希望，受到朝廷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啓程時，必定大事祖餞，不少有名的詩人，都留下送別之作，其中送歸崇敬的，便有四首之多。如皇甫冉〈送歸中丞使新羅〉云：

詔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前程。暫喜孤山出，
長愁積水平。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異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
還將大戴禮，方外授諸生。²⁴

耿漳〈送歸中丞使新羅〉云：

遠國通王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成典冊，萬里奉絲綸。雲水連孤棹，
恩私在一身。悠悠龍節去，渺渺蜃樓新。望裡行還暮，波中歲又春。
昏明看日御，靈怪問舟人。城邑分華夏，衣裳擬縉紳。他時禮命畢，
歸路勿迷津。²⁵

李端〈送歸中丞使新羅〉云：

東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時。片帆通雨露，積水隔華夷。浩淼風來遠，
虛冥鳥去遲。長波靜雲月，孤島宿旌旗。別葉傳秋意，迴潮動客思。
滄溟無舊路，何處問前期。²⁶

吉中孚〈送歸中丞使新羅冊立弔祭〉云：

²³ 見《舊唐書》，卷一四九〈歸崇敬傳〉；《新唐書》卷一六四〈歸崇敬傳〉略同。

²⁴ 見《全唐詩》卷二五〇。

²⁵ 見《全唐詩》卷二六九。

²⁶ 見《全唐詩》卷二八六。此詩《全唐詩》卷二八三李益集亦收錄。

稱漢獨坐，身是魯諸生。絕域通王制，窮天向水程。島中分萬象，日
處轉雙旌。氣積魚龍窟，濤翻水浪聲。路長經歲去，海盡向山行。復
道殊方禮，人瞻漢使榮。²⁷

這四首詩，都可算是中規中矩的送別之作，將人、事、地、物都交待得清清楚楚。據兩《唐書》的記載，歸崇敬「少勤學，以經業擢第」，「治禮家學，多識容典」，²⁸所以詩中說他「身是魯諸生」、「通儒有令名」等，都不是溢美之詞；其餘「事」是出使，「地」是新羅，「物」為海景，各詩均一致切合。惟有在時間上，卻是春秋有別。耿漳詩中「望裡行還暮，波中歲又春」句，明明點出出發時是春天，符合歷史的記載；但李端詩卻說「別葉傳秋意，回潮動客思」，將登船的時間延至半年後的秋天。

這樣的歧異，尚不祇此一處，因為錢起有兩首送別副使陸珽的詩，似乎也是春秋二季各作一首的。其〈送陸珽侍御使新羅〉云：

衣冠周柱史，才學我鄉人。受命辭雲陛，傾城送使臣，去程滄海月，
歸思上林春。始覺儒風遠，殊方禮樂新。²⁹

陸珽是國子司業陸善經之子，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所以錢起所說的「儒風遠」云云，應是事實；而「歸思上林春」則是點出啓程時是春天。不過，錢起為陸珽所寫的另一首送行詩，就變成了秋天之作了。〈重送陸侍御使日本〉云：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辭天使星遠，臨水澗霜秋。雲佩迎仙島，
虹旌過蜃樓。定知懷魏闕，回首海西頭。³⁰

這首詩在題目上有兩點要特別注意的：第一，既稱「重送」，可見是為同一次出使的再次相送。這再次相送的情況，可能有兩種，一種是為一次行程所做的兩次

²⁷ 見《全唐詩》卷二九五。

²⁸ 見《舊唐書》卷一四九及《新唐書》卷一六四〈歸崇敬傳〉。

²⁹ 見《全唐詩》卷二三七。

³⁰ 同注 28。

接連的餞別；另一種是餞別之後未能成行，經若干時日之後，為再度出發所作的第二次餞別。此詩大約屬於後者。第二，唐人所說的「日本」，可能是指倭國，即今之日本，也可能是指朝鮮半島諸國，即今之南北韓之地；但此詩中既已明言「萬里三韓國」，則題目中的日本，自然是新羅無疑。至於這位被送的陸侍御，無論以職位、執行的任務、出發的時機來看，都應該就是陸珽。

陸珽接受錢起「重送」時的季節，就詩中「辭天使星遠，臨水澗霜秋」之語看來，應該是秋天。

拿錢起為陸珽出使新羅所「送」及「重送」的兩首詩作比較，不難察覺，不但寫作時間有春秋之別，而且所表達的情感，似乎也有天壤之差，前者充斥著鼓舞與榮耀，重點放在「宣揚國威」之上；後者則滿懷愁緒，而且是「行人滿目愁」，並一再顯露希望被送者快快、平安回來之意。不免令人懷疑，是不是這趟出使之行，中間發生甚麼意外。

使節團還有另外一位副使顧況，似乎也有人為他賦詩送行。考《全唐詩》顧況集中，就有〈送從兄使新羅〉一詩。顧況是大曆、貞元間（766—804）頗為有名的詩人，³¹他所送的這位「從兄」，想必就是顧愔。況詩云：

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河宮清奉贄，海嶽晏來朝。地絕提封入，
天平賜貢饒。揚威輕破虜，柔服恥征遼。曙色黃金闕，寒聲白鷺潮。
樓船非習戰，驄馬是嘉招。帝女飛銜石，鮫人賣淚綃。管寧雖不偶，
徐市儻相邀。獨島緣空翠，孤霞上沕寥。蟾蜍同漢月，蟬螻異秦橋。
水豹橫吹浪，花鷹迴拂宵。晨裝凌莽渺，夜泊記招搖。幾路通員嶠，
何山是沃焦。颶風情汨起，陰火暝潛燒。鬢髮成新髻，人參長舊苗。
扶桑銜日近，析木帶津遙。夢向愁中積，魂當別處銷。臨川思結網，
見彈欲求鴞。共散羲和曆，誰差甲子朝。滄波伏忠信，譯語辨謳謠。
疊鼓鯨鱗隱，陰帆鷁首飄。南溟垂大翼，西海飲文鰲。指景尋靈草，

³¹ 參考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顧況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379—408。

排雲聽洞簫。封侯萬里外，未肯後班超。³²

此詩的內容與寫作手法，與一般送別詩大異其趣，詩長達二十四韻，內容以各種有關海的神話與傳說為主軸，幾全為作者的想像，對於送別時的景致及被送的人，祇作淡淡的描繪與勉勵，這一方面可能是顧況詩的一貫風格，另一方面可能是他與這位「從兄」的感情不甚濃烈罷！不過，充滿知性的送別詩，也有可能是因應顧愔的性格而特別寫作，因為愔返國之後，就寫了一本《新羅國記》，後來雖然散佚，但《新唐書·藝文志》曾經著錄，³³可見顧愔是個格物求真的人。至於顧況送別顧愔時是哪一個季節，後人祇能在「曙色黃金闕，寒聲白鷺潮」兩語中去推斷，大概不是在冬夏兩季了。

綜合以上應酬詩中的異同之處，推測這次新羅冊封使在大曆三年（768）二月出發之後，不久船隻即壞漏入水，不得已乃折回，至同年秋天，完成整備，始揚帆再發。因為兩度離京均有祖餞之會，就可以解釋錢起何以有「重送」之詩，及部分其他詩人的送別詩何以會春秋景象不一，相送者又何以會有或憂或喜的異樣心情了。

假如前文的推測可以成立的話，我們就可據以補充兩《唐書》〈歸崇敬傳〉的相關記載了。

參、結語

整理古籍的目的，主要在求其真、善與美，其中當然又以求真最為重要。求真的面向甚多，包括作者及其有關人、事的真；古籍本身的真；古籍內容的真；古籍流傳的真；古籍成書時代背景的真……等等。

至於整理古籍所使用的方法也甚多，需運用的材料更是不勝枚舉，說牛溲馬勃、玉札丹砂均需待用無遺，也許有過份誇張之嫌，但上窮碧落下黃泉，隨時蒐集隨時留意，卻是必須恪守不違的法則。

應酬詩不容易寫得好，一向也不受重視，因為它往往是酒酣耳熱之際，灑橋灑淚之餘，在半清醒半迷糊時隨意而為的作品，能注入感情，切合時、事的，固然是佳作，其拉雜拼湊，搪塞應付者，在機緣巧合下，往往亦能流傳千載；故文學批評家對它縱使不嗤之以鼻，也絕不會為之歌誦表揚，其文學地位，可想而知。但是，假如撇開文學的立場不談，純粹就「整理古籍參考資料」的角色去看待應酬詩，那又另當別論了。

³² 見《全唐詩》卷二六六。

³³ 《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地理類〉著錄：「顧愔《新羅國記》一卷。大曆中，歸崇敬使新羅，愔為從事。」

既然應酬詩不容易寫得好，但又是騷人墨客不可不備的社交利器，所以大家都知道寫好應酬詩的基本法則，而且謹守著法則去寫。那法則就是：第一，把相關的人、事、時、地、物交代清楚；第二，把真感情放進去。一般人寫應酬詩，能夠將第一點做到，就已經不錯，所以也很少要求滿足第二點。也就是因為大部分應酬詩基本上都能滿足第一點，所以它就完全滿足了扮演「整理古籍參考資料」此一角色所要求的條件，因為在那些詩裡，整理古籍的人可以找到有關作者身世的消息；有關作者性格、思想的消息；有關作者交遊的消息；有關作品內容的消息；有關作品真偽、流傳的消息；有關歷史背景的消息；有關寫作時代社會習慣及文壇風尚的消息……等等，這些資訊，不就是整理古籍時所依賴的有力證據嗎？

本文因限於篇幅，祇舉出簡單的例子，來說明藉十餘首應酬詩就可以考證郎士元的生平，藉幾首應酬詩就可以重塑盧綸摯友的名單，藉幾首送別詩也可以補充唐大曆三年歷史失載有關赴新羅冊封使的細節。準此，應酬詩在「應酬」之外，對整理古籍有何價值，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 本文初稿曾於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八、十九日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之「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宣讀，二〇〇二年四月修改定稿。

The discussion of the value of the social appointment poem on reorganizing the ancient books – take the works of the poets during Dali period at Ta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Hai-Ping Hsieh**

Abstract

Social appointment poem is a kind of poem, written by poets who interacted with others, which included farewell, welcome, response, sing-along, as well as the chant at the party.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not just to investigate the beauty and the value of the social appointment poem in the literature, but through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clear description for “people, matter and time” in the social appointment poem, to observe its value on reorganizing the ancient books.

This article has taken the social appointment poem poets during Dali period at Tang dynasty,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a writer’s lif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ood friends of the writer”, and “fill up the missing part of the ancient books” three aspects. to prove the life of Lang, Shi-Yuan, to reconsider the best friends around Lu, Lwen; and find out the gap in the history of Dali year three, regarding the detail of going to Hsin-Low for assignment as an ambassador. Above all, we may see the value of social appointment poem is not only on the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but also a powerful clue on reorganizing the ancient book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Keywords: Social appointment poems, poets at Dali period of Tang dynasty, reorganizing the ancient books